

这篇文章，发表于德国一个关于阿历克西耶维奇的网站,原文为英文。文章非常扼要清晰,高度概括,既披露她的观点和立场，又详述她的著作的要旨。她的著作,外文翻译书名有各种差异,译者采取直译。

“我是为了观察、细微差别、细节而寻找生命。因为我对生命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本身,不是自杀本身。我感兴趣的是人类发生了什么事,人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事。人如何行事,如何反应。他身上有多少是生物的人,有多少是他时代的人,有多少是人类的人。”

我的第一本书是《战争中没有女性》

超过一百万名苏联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前线参加战争。她们的年龄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她们精通各种军事专业，成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机关枪手、狙击手和其他各种人员。她们不像在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只做护士和医生。然而,胜利之后,男人们都忘了这些女人。男人窃取了女人的胜利成果。

在我这本书中,女军人谈论战争的这些方面,而男人从不提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男人描述他们的英雄业绩,女人则谈论别的。例如,路过一片覆

阿历克西耶维奇谈自己的作品

◎ 黄灿然 译

盖着尸体的田野是多么可怕,这些尸体像土撒满一地,全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你为他们感到难过,不管他们是俄罗斯人或德国人。

战后，女人得打另一场仗。她们藏起军人身份证和伤员证,因为她们想结婚。

我的第二本书是《最后目击者:不像是孩子的故事集》

这些故事，是那些年仅七至十二岁的孩子的战争回忆。从纯真儿童的角度来描述战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如果全体利益要以某个儿童的眼泪来获取的，则全体利益就没有任何价值。

第三本书是《含锌的男孩》

这本书讲述历时十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包括由超过一百名参与这场不可理喻战争的官兵讲述的故事，以及战争受害者的遗孀和母亲的故事。我们明白到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如何在一场残忍和无望的决斗中冲突。它是哪种战争,当时人们怎样想,他们怎样互相杀戮,他们怎样绝望地挣扎求生。“在那里,就连时间的消逝也不一样，日历本身也不一样:它几乎后退二百年。”这是我在很多故事中一再听到的。

你读这本书,仿佛它不是那时



而是现在写就的,仿佛它是为我们写的,我们曾目击 9·11 悲剧,世界在一日之间突然改变了。它后退而不是前进，走向武装士兵而不是平民百姓。书中一个人物在结尾时说:“曾经去过那里的人，不会再打仗。你应该跟观念作斗争,而不是跟人。观念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不友善和可怕,杀死观念,留下人。”这是今天大家心里挥之不去的想法。

《切尔诺贝利祈祷:未来的编年史》

我们很难防范来自未知的事

情，来自人类还未熟悉的事情。切尔诺贝利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永远”和“永不”这类词语充满不同的意义并获得实质的形式。我们以前所有关于大灾难和小灾难的概念都变得不足以描述——人类凝视宇宙的深渊。我们一下子被剥夺了不朽。时间停顿在死寂的土地上，变成它一直是的东西——永恒。有一天,我们的时代,切尔诺贝利的时代,将成为一个神话。新世代将回望我们,并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人们怎样生活,他们所想所感是什么,他们怎样讲述这一切,他们记得什么。人与事件——他们能相等吗?一个人讲述的事件构成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但很多人讲述的事件构成历史。切尔诺贝利的历史仍在书写中。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待解之谜,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永恒狩猎的美妙母鹿》

作者对这些故事的评论。

读者们将在这本书中发现什么?他们将发现一切都变成回忆。发现生命是有趣的,以其独有的方式。发现没有死就不懂生。发现爱情使我们坠入我们自我的深处。发现人类既不是圣徒也不是撒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处。发现知识

不是力量。发现在爱情中人们寻找的东西,与在战争中和犯罪中寻找的东西是一样的。发现我们大家身上都隐藏着男性和女性。发现我们生活在阴影中间,在不可能的事情和未实现的事情中间。发现你可能消失在爱情中如同消失在死亡中。发现身体的真实生死是我们所难以知晓的。发现基督也是一个人。发现你可以在战争中死于爱情。发现大家可能会回忆自己想隐藏的东西。发现这世界的所有生物都彼此相爱——花、树、蝴蝶、虫子、鸟儿。发现没有任何现代技术可以免除我们想去爱、去感受、去受苦的需要。发现我们无法习惯这样一种想法，也即在我们人生中，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是有限的。发现有些男人意识到如果做女人将是多么有趣。发现爱情时间的流动方式不同于我们生命中的普通时间。发现人们渴望不朽。发现人类的种种神秘是脆弱和无情的。发现痛苦是一门艺术。发现我们小小的死亡近在咫尺。发现俄罗斯的一切事情都充满忧伤。

这本书包括一百个男性和女性的故事,讲述人们寻找快乐的欲望和失败。

(译者为香港著名诗人、作家,本文有删节)

在多重困境与内在辩难中发言

◎ 金理

一个以小说为手艺的人突然出了本随笔集,这个人素来内向且在公共场合说话往往脸红，而偏要在随笔中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发言,考虑到上述略显反常的情形,当我面对郑小驴的《你知道的太多了》(作家社出版，以下关于此书的引文在括号内注明篇名),首先好奇的是这个人的发言姿态。

由于网络与传播技术的发达,商业市场的推波助澜，经由博客、微博、微信等便捷的信息获取与分享工具,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海量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如果刻意不刷微博不上朋友圈,很可能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只能一人向隅。但信息的无限繁殖和增长有可能恰恰导致某种贬值和匮乏,就像我的一位老师说的,在信息膨胀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保持“必要的无知”。然而,铺天盖地的信息碎片中,也许有那么一两块正折射着时代问题的核心。这是第一重困难:如何与喧嚣的时代保持必要距离,但同时又不轻易放过这个时代的“真问题”。

文学主张移情、感同身受,提供给人一种看待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复杂的视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都可能器宇轩昂地对社会现状提出一系列规划,他们坚信按照这样的规划,社会可以发展得更加美好。我想在这样的场合里,文学者肯定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没有办法侃侃而谈的人。因为热爱文学,获得了一种复杂性的视野,知道在自己的想象、立场之外,肯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在积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断裂在加剧。通过文学，感同身受每个人生活的无奈,每个人选择的纠缠,每个选择背后都寄托着希望和隐痛……生

活远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样的“双手互搏”往往导致游移、自我怀疑,于是文学者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引特里林的话,他这样形容心意中的“文化英雄”：“对于一等智力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而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能力。”这是至难的作为,如我辈身陷在“相反观念”的碰撞中而无所决断,只能无限延宕甚而放弃言论背后的“行动能力”。这是第二重困难:避免堕落为犬儒或相对主义者;同时又不放弃复杂与多样,时刻警惕某种“立场化”。

鲁迅感叹“今之中国,其真正一抗攘世哉!”,但在“抗攘”声中却“难见真的人”。小驴显然敏感于此:“口号、标语以及嘹亮的歌声不绝于耳……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关于记忆力的问题》)如果说言不出自独立而艰难的思辨,不需要付诸真诚而无伪的担当,自然“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面对每天发生的各种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表露出一时半刻的情绪,然后又重新回到搓麻将、看《天天向上》、逛街购物、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中去了”(《围观能改变什么》)——日常生活的“闭合性”多么恐怖而顽强。今天的情形甚至是,那些“抗攘”的言论已经成为运行上述“闭合机制”的内在程序,每当发生“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我们就在安全距离之外围观,通过网络、微信、微博或批判或抒情,或点赞或点蜡烛,然后获得某种已然参与或付出的幻象,带着这种幻象,重新返回原先的生活。就如一位朋友的疑惑:在言论中充满批判性,而在生活中却是完全的犬儒。悖反的两极竟可以形成惊人的自洽。甚至就是以这种批判性来构筑

言论的厚壳,藉此隔绝不义和苦难,然后兴致勃勃地与生活媾和。这是第三重困难。

对于以上困境,小驴显然感同身受。随笔集中经常流露出对发言的节制与审慎:“我自觉地保持着沉默的本性,并且暗自松了口气,终于不必轮到我来说话了。”(《关于记忆力的问题》)然而,小驴终于勇敢地跨过默与言之间的沟壑:“我感到自身的无能为力,愤慨,悲哀,颓废,摇头叹气,但这既不能拯救自我,也不能给读者指明方向。可就像韩国青年作家千明官所说的,即便不能给读者救赎之路,只要能明白自己的不幸并非不合理,自己并不孤独,从而更加理解自己的不幸,这也是有意义的。”(《我知道的太少了》)——从这个契机起步,小驴开始谈时事,谈阅读与写作,谈乡村的历史与现实,谈个人记忆深处的痛……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个人较为欣赏集中的第一、五辑),我想,前面所谓困境云云或许杞人忧天,身当秩序坍塌的年代,鲁迅以“心以为然”的“确信”来估量“终极究竟的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心以为然”无非就是健全的常识,这可以作为今日发言的起点。比如,集子中至少有两篇谈到父辈的忏悔与沉默,小驴显然不满于缄口不言所导致的自我宽宥与历史淡忘,他追问:“沉默就能抵消掉良心的羞愧与不安吗?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红卫兵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这代人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是当仁不让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沉默,对年轻时代所犯下错误的自我宽恕,以及先富后暴露出的炫富纵欲等负面形象,在下代人心中并没有树立起

父亲的榜样。”(《坏人都老了吗》)如果将小驴严肃的“审父”,与近期前辈作家对青年人懦弱的指责结合起来,我想会有更多启发,我们需要在微观的个人经验和宏观的历史环境、社会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当然,“审父”并不意味着提供自我逃避的借口;更多的时候,是诚恳的“自剖其心”：“吐槽,调侃,发牢骚,自黑,狂欢,这些行为很轻易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与现实话题之外,成为虚无主义者,逃避了作为公民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犬儒时代》)

我把小驴这本书理解为文学者在多重困境中的发言。其实,这种困境未必不能转化为“玉汝于成”的途径,这个时代对于写作者而言“别无选择”。“萨特的许多哲学观点都形成于二战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在国家被占领的情况下,抵抗运动是由像萨特这样的个体组成的,他们每天都得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会直接影响到数十个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然而,每个决定都必须孤独地做出。……‘绝对独立下的绝对责任’,这就是萨特对自由的定义。”(转引自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今天的时代不是萨特所置身的极限情境,不会频繁遭遇那些峻急的时刻,但是设若你每天面对这些纷扰的事件与话题,设若你不是把它们派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希望转化为某种自我教育的资源,就必得经历一番番诚恳而内在的辩难,同样“每天都得做出决定”。“中国最新的三十年里,80 后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目睹着这个国家一系列的变故。……未来 80 后这代人里的新文学,很大部分必将在对过去这二三十年的反思中产生。”(《路在何方》)我很认同小驴的话。未来中国的新文学，必将在这一个个严峻的、内在辩难的瞬间中诞生,未来中国的新文学,必将在这一个个严峻的、内在辩难的瞬间中诞生。

新书推荐

《大宅》(美)妮可·克罗斯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妮可·劳克斯 1974 年生于美国纽约,是美国当代优秀的青年女作家。《大宅》这部小说通过后现代历史叙事技巧讲述了一段犹太人寻根的艰辛历程,探讨了关于犹太寻根这一深刻主题,发人深省,令后世领悟到直面历史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性。

《面包会有的》苗炜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这是挨过艰难时世的咒语，也是杨大卫奋斗多年的生活成果。他安心地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到地球上最稀有的顶级美味。一次美食巡礼,他与朱海伦完成了两个吃货的隐秘相识。不料杨大卫遭遇一场恶疾,几乎丧命。美人离去,重生的杨大卫也不得不告别美食,仅靠简单烹制的食物为伴。吃得简单之后，他的欲望也随之发生改变，怀念起面包还未泛滥的那个年代。小说以美食为题，将食物与道德这个宏观议题融入小说绵密的细节中，读者可窥见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精确的小说技艺。

《懒惰的历史》(法)安德烈·劳克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懒惰”的图文史。在欧洲历史中,懒惰引起过好几次社会大辩论。在作者看来,如只把懒惰看作是恶,有失偏颇。懒惰也是对权利的争取，是反抗的精神,是对自由的呐喊,也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懒惰代表了对时间、对自我的完全主宰。